

亂世中的天真想望—《羊男的迷宮》

陳倩宇*



由墨西哥籍導演吉勒摩·戴托羅編導，西班牙與墨西哥聯合製作的電影《羊男的迷宮》（西班牙語 *El laberinto del fauno*，英語 *Pan's Labyrinth*），是一部以西班牙內戰結束後的時空為背景，在武裝民兵與新法西斯政權對抗的現實中，虛構出一個童話世界的戰爭奇幻片。以戰爭為背景的影片難免殺戮、血腥、殘酷，本片的特異之處在於即使是童話世界，也並不美好——情節詭異、色調昏暗、氣氛陰森、角色造型驚悚，令人不禁懷疑，主角小女孩（據說原本設定是八歲，試鏡後脫穎而出的演員是十一歲）真能在這樣的世界裡找到安慰？撇開藝術表現或視覺效果的考量而光就劇情來看，如果

同意電影是編導傳達理念的載體，那超越現實的迷宮，便賦予編導更大的揮灑空間，反映更為純粹的意圖。本文即試著透過爬梳情節與對白，以迷宮中的三道試題為基礎，對比現實事件，將雜糅於魔幻中的意義淘洗分離，以澄清底蘊。

劇情梗概

本片採倒敘開場：全黑的畫面，急促的喘息聲與悲傷的搖籃曲，倒在地上的小女孩，鼻中湧出的鮮血逆流回鼻腔，鏡頭引領觀眾進入她眼中，故事於焉展開——地底王國的公主偷溜到人間卻不幸失去記憶，受盡痛苦而死，國王相信公主的靈魂會回來，於是在全世界建了很多入口讓公主回來——翻

*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



著書頁，手指觸摸著頁面上公主與精靈們的剪影，主人翁奧菲莉亞（Ofelia）正在讀故事書。奧菲莉亞跟著再嫁並懷孕的母親卡門（Carmen）坐長途車與駐守在村落磨坊中的繼父維多上尉（Capitan Vidal）相聚，維多被派來村莊，是為了肅清潛伏在樹林中的游擊隊。年幼的奧菲莉亞畏懼繼父，同時對新環境感到陌生，隨身攜帶的童話書便成了她的寄託。電影由此展開兩條線，一條是現實，一條是童話；然而兩條線並非完全平行，有時相交，有時相續，為本片染上了虛實莫辨的魔幻色彩。

為了方便對照，以下以童話世界登場的時機為界，將劇情分為現實與童話兩線來敘述：

〔現實一〕

維多採取守株待兔的策略，打算在游擊隊下山搶奪物資時將其一網打盡。奧菲莉亞與卡門同住，母女互相陪伴依靠。卡門身體不適，維多找費列羅醫師（Dr. Ferreiro）

幫她安胎，維多的管家梅西蒂（Mercedes）也暗中請費列羅幫忙上山醫治某人。對梅西蒂的拜託，費列羅面有難色地拒絕，但給了梅西蒂一包注射用的抗生素，兩人的交流被奧菲莉亞看見。維多的手下葛拉瑟（Garces）、瑟拉諾（Serrano）向維多報告抓到了一對父子疑似是游擊隊，維多到場不理會二人的辯解，將其殘忍殺害後才知二人只是尋常百姓。

〔童話一〕

奧菲莉亞在旅途中歇腳時看到一座殘破的雕像，撿起石塊順手補好了雕像的眼睛，雕像口中鑽出一隻竹節蟲，一路尾隨她。夜半，竹節蟲變身精靈，帶奧菲莉亞去了迷宮，遇到牧神（Fauno）。牧神告訴奧菲莉亞，迷宮是地底王國的最後一個入口，而她是地底王國的公主，名叫夢安娜，在她的左肩上有一個記號可以證明她是月亮所生；不過要回到地底王國，奧菲莉亞必須先證明她的本

質完好，方法是在滿月前完成三項任務。牧神交給奧菲莉亞一本抉擇之書和一袋魔法石，當奧菲莉亞獨處時打開書，書中就會顯示任務。

〔現實二〕

軍用卡車送來新的物資，上尉要梅西蒂交出儲藏室的鑰匙，並確認鑰匙是否只有一把。瑟拉諾看見森林裡冒出白煙，維多率領騎兵上山追擊，檢查火堆餘燼時發現樂透彩券和抗生素安瓿，但未見到游擊隊；維多等人下山後，游擊隊才從林中現身。維多打算大宴賓客，卡門為奧菲莉亞準備了新衣新鞋，說是給她的驚喜。原本期待拿到新書的奧菲莉亞雖然失望還是安慰母親說喜歡，並在洗澡後換上新衣。

〔童話二——任務一〕

奧菲莉亞趁洗澡時對著鏡子檢查自己的左肩，果真有一個新月形的記號；打開藏在浴室裡的抉擇之書，頁面顯示了第一個任務——**大橡樹的根部住了一隻蟾蜍獸，危及橡樹性命，把魔法石塞進蟾蜍獸的嘴巴，取得黃金鑰匙，讓橡樹再次繁茂**。奧菲莉亞利用晚宴前的空檔執行任務，脫掉新衣鑽進樹洞，在泥濘的地道裡爬行，果然找到蟾蜍獸。蟾蜍獸以吃類似卷甲蟲的生物維生，奧菲莉亞發現魔法石跟蟾蜍獸所吃的卷甲蟲卷起來的形狀很像，於是把魔法石混入其中，誘騙蟾蜍獸吞下。蟾蜍獸吞下魔法石後吐出一大坨金黃色黏液和黃金鑰匙，奧菲莉亞順利拿到鑰匙，出來時發現掛在樹枝上的新衣服被風雨弄髒。

〔現實三〕

維多宴請當地權貴名流，席間宣布今後居民每戶只發給一張配給卡，以防有人暗中幫助游擊隊，並拿出安瓿佐證。梅西蒂以油燈向山上的游擊隊打暗號，被從森林中回來的奧菲莉亞看見。卡門對於奧菲莉亞弄髒衣鞋感到憤怒與失望，罰她不准吃晚餐。卡門走後竹節蟲飛來，奧菲莉亞告訴竹節蟲她已經拿到鑰匙，請竹節蟲帶她去迷宮。

〔童話三〕

精靈帶奧菲莉亞到迷宮，牧神對奧菲莉亞的表現很滿意，並說精靈很信任她。牧神要奧菲莉亞保管好鑰匙，又給她一支粉筆，提醒她在月圓前完成剩下的兩件任務。

〔現實四〕

維多打開儲藏室，讓居民領配給，同時讓部下做大內宣。奧菲莉亞趁卡門睡覺時打開抉擇之書，頁面出現紅色的女性內生殖器形狀並迅速染紅書頁，卡門隨即大出血。費列羅建議卡門靜養，奧菲莉亞搬離卡門臥室。梅西蒂幫奧菲莉亞鋪床，奧菲莉亞說她知道梅西蒂一直在幫山裡的人，但她沒跟任何人說，因為她不希望梅西蒂有事；奧菲莉亞請梅西蒂唱搖籃曲給她聽，梅西蒂哼著搖籃曲擁抱奧菲莉亞。深夜，梅西蒂取出物資準備上山送給游擊隊，費列羅決定與她同行，幫忙醫治病人的游擊隊首領貝德羅（Pedro）是梅西蒂的弟弟，梅西蒂將複製的儲藏室鑰匙交給他，但提醒他不要現在就去搶物資，以免中計。

〔童話四——任務二〕

牧神到奧菲莉亞房間怪她沒有執行任務，奧菲莉亞說是因為媽媽生病，牧神怒斥奧菲莉亞怠惰並拿出曼陀羅根，教她泡在牛奶裡，放在媽媽床下，每天早晨滴兩滴鮮血，可保媽媽平安。牧神又給奧菲莉亞精靈盒和沙漏，並提醒她這個任務非常危險。牧神走後奧菲莉亞打開抉擇之書，顯示任務——**以粉筆畫一扇門進入有瞳魔的房間，倒轉沙漏，放出精靈，在精靈引導下，用黃金鑰匙打開正確的置物櫃，取出放在裡面的物品，這一切必須在沙漏漏完前完成，禁忌是不可吃喝房裡的任何東西。**奧菲莉亞依照指示進入房間，走到長廊盡頭，看到滿桌豐盛佳肴，主位上坐著一動也不動的瞳魔。精靈引導奧菲莉亞到置物櫃前，有三個櫃門，精靈要她選中間的門，奧菲莉亞根據鑰匙的形狀開了左邊的門，黃金匕首果然在裡面。完成任務的奧菲莉亞離去時再次經過長桌，不顧精靈勸阻吃了兩顆葡萄，此舉驚醒瞳魔，精靈試圖阻擋瞳魔，被瞳魔吃掉兩個。奧菲莉亞朝來路奔逃，逃到門口時沙漏剛好漏盡，門自動關上，奧菲莉亞取出粉筆往頭頂上重新畫了一扇門，在被瞳魔抓到前攀爬回自己房間，將門關上。

〔現實五〕

奧菲莉亞將曼陀羅根擺在卡門的床下，卡門果真退燒。游擊隊發動攻勢搶奪物資，與維多駁火後一人被縛。維多因這次行動和梅西蒂的異常開始懷疑她，俘虜也在嚴刑拷問下供出維多身邊有他們的眼線。

〔童話五〕

牧神來找奧菲莉亞，精靈告知任務執行的經過，牧神震怒，告訴奧菲莉亞她再也回不了地底王國。

〔現實六〕

維多要費列羅醫治俘虜，並趁其不注意偷拿了抗生素安瓿，比對游擊隊所留下的發現是同款，維多拿著手槍正要去找費列羅，卡門房裡忽然傳來玻璃碎裂聲。奧菲莉亞打翻牛奶，鑽到母親床底下檢查曼陀羅根，被進房察看的維多當場抓到。卡門幫奧菲莉亞求情，維多忿忿離去。卡門責備奧菲莉亞並把曼陀羅根丟進壁爐焚燒，曼陀羅根痛苦掙扎，卡門劇烈腹痛。費列羅如俘虜所願殺了他，維多大怒槍斃費列羅。卡門急產只能找軍醫接生，終因失血過多去世。葬禮後奧菲莉亞整理卡門房間，帶走費列羅給卡門的鎮定藥水。維多試探梅西蒂，梅西蒂知道自己身分已洩漏，當晚逃走前與奧菲莉亞道別，奧菲莉亞求梅西蒂帶她走，兩人一起離開，逃到林中又被維多抓回。維多打了奧菲莉亞並軟禁她，將梅西蒂關進儲藏室欲行不軌，卻被梅西蒂以預藏的小刀反殺。梅西蒂逃往森林，葛拉瑟率騎兵追捕，千鈞一髮之際游擊隊出現擊斃葛拉瑟等人，救下梅西蒂。

〔童話六——任務三〕

精靈再次飛來，牧神隨後出現，告知願給奧菲莉亞最後一次機會——**在月圓之夜把弟弟帶到迷宮交給他。**牧神再給奧菲莉亞一支粉筆，讓她用粉筆進入維多的房間。

〔現實七〕

維多對鏡縫合傷口，喝酒時發現桌上多

了一支粉筆，懷疑有人潛入正在到處察看，手下來報剛剛去追梅西蒂的人馬死傷慘重。奧菲莉亞趁維多離開房間把鎮定藥水加在他的酒裡，接著抱起弟弟。維多回房間喝下加了藥水的酒，室外爆炸的巨大聲響引維多回頭，在火光中看見奧菲莉亞。奧菲莉亞往外逃，維多藥力發作跌跌撞撞追出去。梅西蒂帶游擊隊闖進奧菲莉亞房間要救她，卻只看到牆角一扇用粉筆畫成的小門。

〔童話七〕

奧菲莉亞跑向迷宮，維多緊追不捨，在迷宮樹群的協助下，奧菲莉亞先一步到了迷宮中心，牧神已拿著黃金匕首等在那兒。牧神要奧菲莉亞將弟弟交給他，說取嬰兒純潔之血就能打開地底王國入口，而這就是最後一個任務。奧菲莉亞害怕牧神傷害弟弟，堅持不肯交出弟弟。牧神再三確認，奧菲莉亞心意不改，牧神消失。

〔現實八〕

維多趕到，只見奧菲莉亞對著空氣自言自語。維多搶過嬰兒，槍殺奧菲莉亞，走出迷宮時，發現入口已被游擊隊包圍。維多將嬰兒交給梅西蒂，交代遺言，梅西蒂拒絕轉達，貝德羅槍斃維多。梅西蒂等人趕到迷宮中心，發現奧菲莉亞倒在地上，下腹中彈，鮮血滴進迷宮深處，奧菲莉亞在梅西蒂的搖籃曲中含笑離世。

〔童話八〕

奧菲莉亞重生，換上新衣新鞋，回到地底王國，見到父王母后。父王告知她通過了最後一個任務的考驗，牧神、精靈和子民

都熱烈歡迎她歸來。奧菲莉亞後來繼承了王位，治理地底王國好幾百年，為人民所愛戴。

童話世界的真實性

因為現實與童話的交錯使用，導致本片結尾彌漫著「悲傷的圓滿」或是「圓滿的悲傷」的氛圍，餘韻很強；觀眾也為「童話世界到底是真實的存在，還是只是奧菲莉亞的幻想」感到迷惘：主張前者的，無法回答為何卡門把曼陀羅根丟進火中時看不見它的掙扎、聽不到它的尖叫？為何維多看不見牧神，梅西蒂也看不見地底王國？主張後者的，則會困於牧神拿出的曼陀羅根和粉筆都確有其物，而且都發揮了作用上。編導以相互牴觸的設定將觀眾帶進了迷宮，影片結束了，觀眾還走不出來，或許這正是編導所欲留給觀眾的觀影感受吧！

不過以創作的完整度來說，筆者認為故事本身的邏輯仍是重要的，且本片帶有寓言成分，情節如果斷裂，可能會影響它所要表達的意旨，是以在「真實」與「幻想」間，筆者還是想為本片尋繹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作為之後立論的基礎。

反覆觀看後發現，其實在影片中，編導已埋下線索，像是奧菲莉亞在執行第二個任務時，違反了不得飲食的規定，牧神怒叱：「妳再也回不去！滿月再三天就到了，妳的靈魂將永遠與凡人同在，妳會跟他們一起老、一起死，妳所有的記憶會隨著時間逝去，我們也會一同消失，妳再也看不到我們。」「記憶隨著時間逝去」、「靈魂

「與凡人同在」代表逐漸長大，成為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就會慢慢忘記終至看不見童話世界；對比現實中大人們對童話的態度，卡門：「童話故事？妳（奧菲莉亞）已經夠大，不該滿腦子這些鬼扯」、「事情沒這麼簡單，妳快長大了，妳會發現生活不是童話故事，這世界很殘忍，妳會學到，即使會痛苦，魔法不存在」；維多：「都是妳（卡門）讓她讀的垃圾，妳看她做了什麼」；而在奧菲莉亞問梅西蒂是否相信有精靈和牧神時，梅西蒂回答：「不信。小時候信，那時信很多東西。」諸如此類，也許就能解釋為何這三位大人看不見童話世界。據此或可推論，童話世界是真實的存在，只是看不看得見有條件限制；要能看得見，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年紀小（畢竟是「童」話），二是相信。如此，便能調和看似矛盾的情節。

三項任務的意涵

不過，看得見童話世界，不代表就回得去。奧菲莉亞初見牧神時，牧神即說到：「我們必須確認，您的本質完好，沒變成凡人。」何謂本質完好？編導藉牧神之口，設下三項任務，奧菲莉亞必須完成任務，才能回到地底王國；而由奧菲莉亞成功回到地底王國後，公主的父王所作的說明「妳自己流血，也不願純潔者流血，這正是最後任務，最重要的一個」來看，本質完好與否是由道德層面來決定，而非與生俱來的「純潔」（國王稱奧菲莉亞的嬰兒弟弟為「純潔者」，但嬰兒沒有行為能力），故三項任務其實是三題道德測驗。

道德是人類共同生活時，行為舉止應遵循的規範與準則。與行為舉止有關，涉及選擇（牧神交給奧菲莉亞的那本顯示任務的書，即名為抉擇之書）；規範準則的形成，則受社會文化影響。是以要理解童話世界中三項任務的涵義，須將其與現實一線合併來看。本片選定的時空是 1944 年的西班牙，當時內戰結束已五年，獲勝的國民軍和長槍黨領導人佛朗哥實施獨裁統治，對所有在內戰中站在共和派陣營的左翼團體與組織展開強力鎮壓與報復行動，而躲藏在山中的武裝民兵正是要被掃蕩的對象。本片中的上尉維多，即是國民軍的代表；而由貝德羅率領的游擊隊，則隸屬左翼（可能是西班牙共產黨，因其在內戰結束後還進行了長達 11 年的游擊戰爭）。雙方互相爭鬥，宛如內戰縮影。以下即在此時代背景下，先對三項任務試作分析，再統整論述。

任務一、取得黃金鑰匙

就童話的層面來看，這項任務旨在教導孩子遇到困難要勇於面對（爬過泥濘地道直面蟾蜍獸），並且設法解決（思考如何讓蟾蜍獸吞下魔法石）。不過，若是參考奧菲莉亞在執行任務前後剪接的現實片段，會發現另有深意。在現實中，維多先是收回梅西蒂保管的儲藏室鑰匙，繼而準備大宴賓客，因為肉量短缺，梅西蒂還得到處商借，對此，備餐的女傭抱怨：「他們比豬還會吃。」而奧菲莉亞在面對蟾蜍獸時，也有類似的訓斥：「你不覺得很可恥？住在這下面，吃這些蟲子？長這麼肥，然後樹死掉？」之後在

盛宴中，維多宣布減少居民配給，市長當下便質疑，擔心會影響居民生活，但在維多提到有人幫助游擊隊後就轉而配合，其他賓客則始終事不關己大快朵頤，神父甚至說：「上帝已經拯救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身體已經不重要。」對比說明任務的這段旁白：「很久以前，森林還年輕的時候，住著許多奇特、有魔法的生物，他們互相保護，睡在一棵巨大無比的橡樹下……但現在，橡樹快死了，枝葉枯萎，樹幹老朽糾結，一隻蟾蜍獸住在它的根部，不讓樹生長。把這個魔法石塞進蟾蜍嘴巴，從牠的肚子，取得黃金鑰匙，這樣橡樹才能再度繁茂。」大橡樹庇護著各種生物，象徵著國家；蟾蜍獸讓大橡樹枯萎瀕死，暗喻維多這群只顧鬥爭不顧百姓的掌權者禍國殃民；把魔法石塞進蟾蜍獸的嘴巴，代表除去這群人；拿到黃金鑰匙，意謂換人掌握權柄；如此，才能讓國家再度強盛。這項任務，筆者認為意在諷刺當時西班牙的統治階層，也就是佛朗哥政府，他們的存在對於西班牙人民來說，是消耗也是傷害。

任務二、取得黃金匕首

就童話的層面來看，這項任務旨在教導孩子所有權的觀念（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可取用），並且要培養獨立判斷的能力（不盲目聽從精靈的指示）。而拿現實中的片段來對照，瞳魔守著一桌美食時，正是維多讓村民領配給的時候，維多等權貴奢侈浪費，卻只給村民僅能餬口的物資，還不忘大內宣：「在佛朗哥西班牙每天的麵包，都存放在

這個磨坊，共產份子說謊，因為在統一的西班牙，沒有一戶沒有麵包和柴薪。」瞳魔拿下眼球放在桌上，宛如睜眼瞎，對外界諸事不看不聽不理，唯獨對滿桌美食嚴防死守，連睡覺也要坐在桌前，諷刺意味十足；而在奧菲莉亞吃了兩顆葡萄後，瞳魔立刻醒來，重新裝上眼睛，起身追殺她，對比現實中一發現游擊隊搶奪物資，維多立刻率眾上山與游擊隊拼死拼活的情節，編導以瞳魔暗喻維多等人的意圖不言可喻。

然而，在拿到黃金匕首後，編導卻安排奧菲莉亞犯錯，害兩個小精靈被瞳魔吃掉，這種設計除了增加緊張感，在現實層面是否亦有寓意？在牧神責備奧菲莉亞「破壞規定」時，奧菲莉亞回答：「不過是兩顆葡萄！我以為沒有人會注意到。」筆者覺得這段對話值得留意。「不得飲食」是這個任務的要件，奧菲莉亞在執行任務前已被一再提醒，在第一次經過長桌時她確實不為所動，但在取得匕首後再次經過長桌，就禁不起美食的誘惑；面對指責時，她的辯解是「不過是……沒人會注意」，這種避重就輕的說法與僥倖心態，正是許多人犯錯的原因，不過如果依照前一項任務來看，奧菲莉亞代表的是反對佛朗哥的勢力，而她在完成任務後就拿了不屬於她的東西（儘管很少），是否表示編導對當時的共和一派也缺乏信心？認為如果換上他們，也只是換上另一群竊占國庫之人？此點筆者暫不作結論，留待任務三分析後再行討論。

任務三、取得純潔之血

這項任務的精神，從牧神問奧菲莉亞的

兩個問題，已可見端倪：「妳會為了這個妳根本不認識的傢伙，放棄妳的神聖權利？」

「妳會為了他放棄妳的王位？這個讓妳受苦受辱的人？」簡言之，就是要孩子培養捨己為人的精神。不過，若是對於「讓妳受苦受辱的人」也要付出犧牲，未免流於道德綁架，且不符合正義原則，所以地底王國的國王就對捨己為人的對象作出更精確的定義，亦即「純潔者」。讓奧菲莉亞受苦受辱的是弟弟的父親維多，而不是剛出生的弟弟，奧菲莉亞知道弟弟是無辜的，對弟弟始終都很溫柔——弟弟在媽媽肚子裡不安分，她講故事安撫弟弟；卡門胎象不穩，她請弟弟出來時不要傷到媽媽，還說如果弟弟願意做到，她會帶弟弟到她的王國當王子；而在執行這個任務時，抱起弟弟時她也不忘哄著弟弟：「我們要走了，我們一起，不用害怕，你不會有事的。」這些片段累積下來，就讓奧菲莉亞最終不肯將弟弟交給牧神具有說服力。這項任務不只展現了無私的高貴情操，還教導孩子友愛與信守承諾。

不過回到現實層面，這項任務的意涵為何？奧菲莉亞完成任務後，先是被維多一槍斃命，接著維多很快又被貝德羅打死，電影最終由游擊隊獲得勝利（儘管在歷史上，西班牙內戰結束後就開啟了佛朗哥長達 40 年的獨裁統治），如此安排是否意謂著編導支持共和陣營，希望他們勝利，期勉觀眾勇於反抗專制？如果只單看結尾，這麼說似乎也說得通；不過若是這樣解讀，電影裡的許多細節就變得多餘，而且也讓童話與現實兩線到劇終都未能合一。

從人物設定看編導對現實的立場

要了解編導對內戰兩陣營的看法，可從他對代表人物的設定入手。維多作為佛朗哥政權的代表，編導極力刻畫他殘酷冷血，像是用酒瓶砸死被誤認為是游擊隊的無辜村民、對著已經倒地的游擊隊補槍、拿出各種刑具拷問被俘的游擊隊隊員……種種作為常讓人目不忍視；更令人咋舌的是維多連對自己也不手軟，那場拿著針線對鏡縫合脣角裂痕的戲碼，相信應該讓很多觀眾嘴角也跟著抽痛。此外，維多崇拜父權，常拿著父親錶面破裂的手錶擦拭清潔、藉故挑剔梅西蒂以遂行性騷擾、堅信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必定是男孩、宴客時剝奪妻子的話語權、在妻子難產時選擇保兒子、臨死前要梅西蒂告訴兒子自己死亡的時間……特別是最後這一點，與其父如出一轍；然而，在旁人詢及此事（其父戰死前故意打破手錶，好讓兒子知道自己死亡的時間）時，維多卻駁斥：「謠言，他從不用手錶。」臨死前想起兒子，展露的是屬於人的溫情，這對維多來說是一種軟弱。維多努力塑造父親英勇剛強的形象，其實是一種自我的投射——刮鬍子時拿剃刀對著脖子比劃，想像壯烈犧牲；在與游擊隊駁火時，朝一起躲在樹後的瑟拉諾喊話：「上！瑟拉諾，不用怕，這是唯一光榮的死法。」這話與其說是在鼓舞瑟拉諾，不如說是在激勵自己。看他說完後看了一眼父親的手錶，呼了一口氣才從樹後出來還擊，就知道其實他也怕死，只是對信念的執迷讓他逼迫自己為此赴死。關於維多的信念，編導有明確的揭

露，那是在宴客時，市長提到「我們知道您（維多）不是選擇要來的」，維多停止進食，用餐巾擦擦嘴巴，鄭重宣告：「你錯了。我希望兒子在全新秩序西班牙誕生，因為這些人擁抱錯誤的信仰，認為所有人都平等，這和事實有很大差距：戰爭已結束，我們贏了。如果我們有需要殺光他們，我們就殺，就這樣。我們是選擇來的。」維多的信念就是鎮壓所有反對意見，血洗異議者，建立人有差等的新秩序國家。毫無疑問，維多是本片的反派擔綱，透過維多一角，可反映編導對於當時執政者的評價。

編導以國民軍為反派，是否意謂著他就站在共和陣營這一邊？游擊隊的首領貝德羅，導演選了年輕又英俊的演員來扮演，最終又讓貝德羅戰勝維多，乍看似乎是如此；不過，細究之後發現，游擊隊或許比國民軍好一些，但要說編導支持游擊隊則未必，參考費列羅醫師上山醫治游擊隊之後，貝德羅護送他下山時，兩人間的這段對話——貝得羅：「我們很快就會有後援，五十個或更多，然後我們跟維多正面對上。」費列羅：「然後怎樣？殺了他，他們再派一個跟他一樣的。你們沒望的，沒槍、沒庇護所，你們需要食物、藥品，你該照顧梅西蒂，如果愛她，就帶她走，這是沒希望的。」貝德羅：「我會待下去，醫生，就這樣。」（「就這樣」這句話，在費列羅規勸維多時，也同樣出自維多之口）同行的梅西蒂聽到了，也忍不住問貝德羅：「萬一醫生是對的，我們贏不了？」貝德羅回答：「至少我們讓那混蛋難過一點。」明知不會贏還硬要槓

上，只為了「讓對方難過一點」，這是硬漢精神，還是意氣之爭？貝德羅本人若為此戰死，也算求仁得仁；遺憾的是因為他的堅持，讓許多無辜者遭遇池魚之殃。像是為了掌握國民軍的情況，貝德羅讓自己的姊姊去維多身邊臥底，差點害死她；維多為了防止村民幫助游擊隊，減少村民的配給；游擊隊為了搶奪物資，炸翻火車。更慘烈的是那些因為內戰而流失的生命，光是電影中演到的，就有一對農民父子、費列羅醫師和奧菲莉亞，而這三組人也呈現了戰爭中的三種人物典型——為了給生病的女兒治病而上山打獵的農人，反映的是只想好好生活的市井小民，只因為隨身攜帶的舊曆書上有著類共產精神的文宣，就被認為是游擊隊；幫卡門安胎同時也醫治游擊隊的醫師，反映的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只因不肯盲從威權，就被視為敵人；懇求管家帶自己出走的孩子，反映的是孩童與難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只能為了生存而逃亡。凡此種種，具體而微地描繪了戰爭中百姓的顛沛流離。

關於西班牙內戰造成多少傷亡，歷來學者眾說紛紜，但可確定的是，無論是共和軍還是國民軍，在內戰中皆有暴行，屠殺事件比比皆是，不只針對報復的對象，也波及平民，甚至是婦人、孩童。導演戴托羅出生成長的墨西哥也長久處在動亂之中，在其獲得 2017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水底情深》上映宣傳時，戴托羅便說到：「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是一部治癒的電影……在過去的九部電影中我重複講述了我童年時的恐懼、我童年時的夢想。」1968 年的特拉特洛爾科事

件（Tlatelolco Massacre）發生時，戴托羅四歲，因為黨派立場的歧異，墨西哥政府幕後操縱屠殺了從事抗議行動的學生及圍觀群眾；再加上西班牙內戰期間，墨西哥庇護了許多來自西班牙的政治難民，包括共和派的知識分子和孤兒家庭，或許是這些成長經歷，使戴托羅特別關注時局動盪下的人民苦痛，像其 2001 年編導的《鬼童院》同樣定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而《水底情深》則以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期間為背景。故筆者覺得與其說編導支持共和陣營，不如說是在為戰爭期間，無辜受難的小人物發聲。

生死與信念的價值抉擇

如此解讀可能會引來質疑：如果面對壓迫都不反抗，是打算逆來順受地苟活著嗎？關於這一點，編導在電影前段，就以奧菲莉亞說給弟弟聽的故事表達了他的想法——

「很多很多年前，在一片遙遠、傷心的土地，有一座粗糙黑岩組成的大山。日落時，在山頂，一朵魔玫瑰綻放，摘取者將不死，但沒有人敢接近，因為它的刺充滿毒液。人們總是在談論著，他對於死亡、痛苦的害怕，但從不談永生的美好，因此，玫瑰每天凋謝，無法將它的禮物送出，在那冰冷黑暗的山頂為人遺忘。一生孤獨，直到永遠。」

人們因為害怕死亡而無法得到永生，意謂著如果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人就能在精神上長存，電影的最後奧菲莉亞選擇保全弟弟而犧牲自己，讓她回到地底王國的情節，就與這個故事遙相呼應。是故編導並未

將「活著」視為人生最高價值，而是要人死得有意義。怎樣的死亡算是有意義的死亡？除了奧菲莉亞外，電影還以費列羅醫師來補強這個概念。費列羅醫師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即使卡門腹中懷的是維多的骨肉，他仍盡心盡力為卡門安胎，為了卡門的平安，還屢次規勸維多；直到發現維多的殘暴與冥頑不靈，也一改最初只想暗中相助的立場，主動與梅西蒂上山醫治游擊隊。在上山途中，兩人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費列羅：「這真是太瘋狂了，他（維多）一發現我們就死定了。妳想過嗎？」梅西蒂問：「你怕他嗎，醫生？」費列羅回答：「不是怕，至少不是為我怕。」費列羅說他不怕維多，那他怕的是什麼？參考其行為表現，筆者認為他是不願見到生靈塗炭，一旦被維多發現游擊隊的巢穴，雙方又將殺得血流成河。其後維多命令費列羅醫治俘虜，費列羅卻因不忍俘虜受折磨而協助其死亡，在被維多槍殺前，費列羅與維多有一段自述心志的對答——維多：「你為什麼這樣做？」費列羅：「這是我唯一能做的。」維多：「不對，你可以服從我。」費列羅：「我可以，可是我沒有做。」維多：「那會對你比較好。我不懂，你為什麼不服從我？」費列羅：「為服從而服從，不去質疑或思考，只有上尉這樣的人能做到。」話說完，費列羅轉身疾步離開，維多在費列羅背後開槍，費列羅中彈仍執意往前走，直到仆倒在地，也始終背對著維多，這個舉動象徵著費列羅的至死不屈。費列羅雖然協助了游擊隊，但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經過自身理性的檢覈，與當時雙方只問

黨派、不問是非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對比。

強調質疑與思考的情節，也多次出現在主角奧菲莉亞面對牧神時。第一次見到牧神，牧神說她是地底王國的公主，奧菲莉亞就說「不對，我是……」、「我爸是裁縫」，然後在洗澡時檢查自己的左肩，確認是否有牧神所說的那個記號；第二次見到牧神，奧菲莉亞先問迷宮下方的雕像上面的嬰兒是誰，又在牧神提到任務時，反問「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真的」，這兩個問題都沒有得到牧神的答覆，離開迷宮時她以毫不掩飾的懷疑目光邊走邊看牧神；在經歷第二次任務的失誤被牧神放棄後，牧神再次出現說要給她最後一次機會，要她「保證做我跟妳說的？做任何我要妳做的，不去質疑？」在現實中性命已危在旦夕的奧菲莉亞連連點頭，但一聽到牧神要她把弟弟抱到迷宮，又忍不住發問：「我弟弟？」「但是……」牧神只得再次提醒她「不要質疑」；最後奧菲莉亞抱著弟弟到了迷宮，看到牧神手中拿著黃金匕首，立刻又問：「你手上是什麼？」不管牧神如何誘騙勸說，她都不為所動。這些情節設計，都強調質疑與思考的重要。

是以人可以為著信念犧牲，但信念應該經過理性判斷，而非盲目地服膺某種主義或教條，而其底線便是不傷害無辜之人，甚至在必要時，願意為他們付出自己的生命。電影中的奧菲莉亞和費列羅醫師就示範了亂世中的另一種可能，即使生命已逝，但精神長存。

對現實的啟發

照以上解析，理性、善良的人身處亂

世看來就是死路一條，編導反映了現實，但這樣的現實令人不勝唏噓，對現實又有何裨益？筆者認為電影作為藝術創作的一種，展現的是創作者的內在世界，創作者將其呈現出來，引導觀者一同探索感受，只要能引發觀眾的共鳴與思考，就已經達成目標，如求學時讀過的〈古詩十九首〉和唐代的社會詩派，也只在反映人民疾苦，未解決實際問題，但無礙於它們的傑出。解決問題不是藝術家的責任，觀者能從中得到什麼，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端看個人選擇。不過關於本片，編導對於解決對立的困境是有他的想法的，而想法就藏在童話世界中。電影最後說：「據說公主回到父親的王國，以正義、愛心治理了地底王國好幾百年，為人民所愛戴。」所以編導嚮往的是以正義與愛心來治理國家，而地底王國所要尋找的公主，也就是國家未來的領導人。從這條線索回看，就會發現三項任務其實是對領導人德行的考驗，領導人必須勇敢、明智、勤政、清廉、重諾、不偏聽偏信、有獨立判斷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要把百姓放在自己前面，國家有了這樣的領導人，就能化解對立衝突，讓人民安樂，國運昌隆。然而，遍尋古今中外，符合以上標準的國家或政黨領袖能有幾人？不同黨派之間的傾軋與攻擊，又何時消停過？憑實力說話的世界，夾在強權之間的弱者，又如何能不選邊站？故連電影最後都說：「她在地上只留下，一些細微的痕跡，只有那些知道如何看的人，才會發現。」看似簡單的道理，卻是最難實現的現實，所以這個美好的期盼，只能繼續留存在童話故事裡。